

往事如昨

# 涸鱼·摸鱼·端鱼

王金波

我的老家位于海阳北部的半岛腹地，被海阳人称作“老北山”。这里属于典型的丘陵山地，远离湖海江河，只是村南和村东各有一条地图上查不到名字的小河，乡亲们依照方位分别称之为南河和东河。

南河发源于海阳市徐家店的玉山，水深处能没过成人膝盖，水流较急，河底多是大小和形状不一的乱石，河两边是葱葱茏茏的杂树林。东河起源于栖霞牙山，河宽水浅流缓，河底满是细细的沙砾，沿岸是青青草滩和一片片的庄稼地。两条河在村东头汇合后流经牟平埠西头，入外夹

## 涸鱼

选在一段不是很宽、水不是很急的汉流，在下游用大一点的石块加上青草或庄稼秆横在水里，不影响排水，又让鱼儿无法顺水而下。然后，孩子们逆流而上赶鱼，受到惊扰的鱼儿纷纷顺流游到下游拦好的水汉子里。随后，孩子们在上游选择合适的地方用砂石筑起水坝，拦住来水，这样下游汉子里的水越来越少，渐渐露出

## 摸鱼

东河两岸长满了青青的野草，沿河形成茂密的草滩，水流经过，沿河草滩下面的泥土被带走一些，形成一个个悬空，这里面向往往成了鱼儿栖息或躲避天敌的地方。

顽皮的孩子们自然比鱼儿聪明，这些地方的鱼儿需要伸进手去摸，正适合孩子们的小手小胳膊。大点的草滩下面，需要两只胳膊弯曲双手慢慢往一起并拢，基本没有走空的时候，运气好的时候一下能捉住两三条小鱼儿。堤坝的石缝里因为狭窄，就伸进一只手，如果有鱼的话一把攥住，那一刻，鱼儿在孩子的手里挣扎扑腾着，孩子的心里紧张

## 端(de)鱼

海阳话里，双手捧着大一点的器物说成“de”着，比如端着盘子、端着盆子，都说成“de”着盘子或“de”着盆子。

每年夏秋，河里发过大水，半清半浊的时候，我们会找出个粗布做的旧包袱皮，在中间剪个口子，把包袱绷在脸上，四个角系在盆底，剪开的口子如同张开的大嘴，边缘部分用棘针别上，保持张开，抓起块玉米饼子，便向河里奔去。

找一块水过膝盖的地方，在河底扒拉出个窝窝，脸盆里放上揉碎的玉米饼子，慢慢把盆子放进窝窝里，周围用砂石埋住，旁边插一根树枝或草秸作为标志，快速离开，远远地观察着。

过个一刻钟左右，快速跑过去，首先用准备好的薄薄的石板盖住口子，把盆子起出来，再慢慢倒掉水。这时，盆子里的鱼儿拍打着跳跃着，根据声音的不同，我们会判断出这一盆端了多少渔获。在岸边挖个小水湾，把鱼倒在里面先养着，

河，汇入黄海。河非大河，但有水便有鱼有虾，能叫得上名字的诸如白漂、花鱼、麦穗鱼、鲫鱼、鳊鱼等等不一。河小，鱼儿自然长不大多，多是寸把长的，手掌长的已经少见。

或是因山区的生活习性，祖祖辈辈与大山亲近、勤于耕种的乡亲们对于捉鱼摸虾之事向来是嗤之以鼻，老话说的便是“捉鱼摸虾，饿死爹妈”“捉鱼摸蟹，饿死老婆孩儿”。如果一个成年人喜好捉鱼摸虾之事，便会落个不务正业、又懒又懒的坏名声。因此，在河里捉鱼摸虾便成了我们这些孩子们的乐事。

河底。鱼儿在浅浅的水里只能无助地使劲蹦跶，想逃离这里，却正好暴露了自己，很快便成了孩子们手中的猎物。每当此时，河坝里往往人声鼎沸，大家喊着叫着，收拾着渔获，欢声不断，热闹非凡。等到大多数能看上眼的鱼儿被捉得差不多的时候，把上游水坝打开，河水又灌了进来，剩下的小鱼小虾重获新生，这即为涸鱼。

又兴奋。

记得一个大晌午，我和叫大成的伙伴一起到东河水边的草滩下捉鱼。那时刚发完水，水还浑浊着，鱼儿可真是不少，一把摸下去就能捉到两三条。我们俩顶着烈日、撇着旋，沿着河边往北一路摸着鱼，捉到的鱼没地方放，便顺手扔在岸边草丛里，等返回时再收拾起来。我们顺着河滩摸过去，一直快摸到另一个村子的地界。大成还捉到了一条小水蛇，大成胆子大，拎起水蛇在空中舞了几圈，远远地抛了出去。等到我们返回沿着河滩捡鱼时，才发现一条花狗一直跟着我们，把我们捉到的鱼吃了个精光。

然后再把盆子放回去，如此反复。如果端起盆来没有多少鱼，下一次下盆便要另挑个地方。

母亲怕我淹水，不允许我到河里端鱼。因为这项活动需要家里提供包袱和脸盆，自己也没办法弄到这些工具，所以我很少有机会去。前不久有一次回老家，碰上河里刚发过水，我让母亲准备了包袱、脸盆，母亲还用香油拌了麦麸当饵料，原本想让我儿子体验一下我童年可望而不可即的猎鱼方式，可儿子一点也不领情，对此毫无兴趣，只是着急回家看电视和打游戏。我匆匆下了几盆，河里的鱼也没有小时候那么多的品种和数量了，好歹总算过了端鱼的瘾。

如今，老家的东河及南河基本大半年处于干涸的状况，除了雨季，平日里只有河床中间一道窄窄的抬腿可跨的小流。昔日水波荡漾的河床上长满了青蒿等杂草，似乎在告诉我们，它也曾有过水流奔腾的往昔。

怀故人

# 二妹

王丹星

王化星是我妹妹。

我家共姊妹五个，我是家中老大，她比我小两岁，排行老二，我叫她二妹。

也许都继承了父母的漂亮基因，毫不客气地讲，我们五姊妹个个都长得天生丽质，是邻居口中赞叹不已的“五朵金花”。五人中有四个身材修长，只有二妹个子稍矮。但她静若处子，神态安详，再配上一对清澈的双眸和毫无瑕疵的精巧五官，用“美女”一词形容，恰如其分。五姊妹中，她的模样不是最惊艳的，但无论谁见了，都会夸她是最受看的那一个。

二妹从小就能干活，能吃苦。三年困难时期，家里人口多，供应的粮食根本不够吃。为了度过灾荒，姥姥在自家院子里养了一些鸡，别瞧它们长得小，伺候这些张口却需付出极大的精力，要为它们预备每天的吃食。我们家离西南河很近，姥姥每天都要去西南河一趟，不舍得花钱，专捡菜店里那些别人丢弃的破烂菜叶菜帮，回家剁细，再添一点苞米面，喂养鸡仔们。每天都要打扫鸡圈。不到锅台高的二妹，不惜力气，一副照正（方言音，意为正儿八经）地和大人一起干。

那时，姥爷和爸爸在小横山上开了些荒地，种了苞米、地瓜、小麦及一些时令蔬菜。大人们平时忙于上班，给地里施肥、松土、除草的活儿，都落在我们两个大一点的孩子身上。我当时10岁出头，我和二妹常常抬着尿罐子，到小横山给庄稼地施肥。那年二妹刚上一年级，岁数小，加上又是一溜大上坡，路不好走，我们俩走得很慢，生怕把泥坯的罐子打碎。沉重的担子压得二妹呲牙咧嘴的。大太阳底下，我们给玉米地松土，苞米叶把我俩的胳膊划出了一道道口子，出汗后，胳膊火辣辣地疼。二妹本来白皙的小脸，被太阳晒成了紫红色的苹果一般。但这些都还不是最主要的。那时的小横山很荒凉，基本没有人家，平时连个人影也看不到，我们两个小姑娘，到了满是树木和荒草的山上，心里就像揣了个小兔子，一个劲地蹦，仿佛要蹦出来。尽管如此，二妹从没喊一声苦、叫一声累。

二妹性格温顺，是个房子着火都不会着急的主儿。她与人为善，姊妹中她的性格最软弱。还是上小学时，一个高年级的调皮男同学经常半道拦她，不让她走。她吃了亏，不敢告诉别人，偷偷地哭，直到被家人发现了，在老人一再逼问下，她才说出缘由。后来家里大人去找那孩子理论，此事才算了结。

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。也许正是由于她老实、不温不火的性格，她干什么都是节奏比别人慢个半拍。她这边倒是凡事不急，父母和亲人却会为她担心上火，几乎急出病来，她因此没少落人埋怨。在生活的历

练下，我们五姊妹早早就学会了干家务活。比方说，五人一起做馒头，别人已经做了好几个，二妹的面团仍在手里揉。那时人们喜欢吃手擀面，我们都擀得风快，有时人不凑手，让她擀，那活干得像是绣花。姊妹们常开玩笑道：“等吃上二姐的面条，肚子都要饿瘪了。”因此，逢年过节，当全家凑在一起忙活时，二妹只有一个任务，那就是又脏又累、没有半点技术含量的拉风匣。对这样的分工，她从没有意见。

二妹还有一条有别于人的特点：不与人争吵。如果你因某事埋怨她、批评她、催促她，她唯一做的只是用那双好看的大眼睛，长时间默默地盯着你看，既不争辩，也不反驳。

二妹人善良，是个连蚂蚁都不舍得踩死的人。听到亲人、同学好友甚至不认识的人遭了难，或者因突发灾祸去世，她会难过好长时间。看到电影或戏里难受的场面，她的眼泪也会吧嗒吧嗒往下掉。有一年，一家人正在炕上吃饭，外边有个领着孩子的老婆婆敲门，要讨口吃的。没等大人说，二妹把自己手里还没吃的窝窝头送给了那位老人。

二妹好说话，不挣不抢，对任何事物都没有不切实际的过高要求。一个亲戚送来一个好看的书包，上面印着花草草，是小女孩的最爱。她的书包早就磨破了，爸妈要把书包给她，当她看到妹妹乞求的目光时，马上把好书包给了妹妹。二妹就业在烟台石棉厂，那么一个如花似玉的人儿，整天三班倒，车间粉尘大，成年累月在这样的环境工作，她没有一句怨言。

二妹一生节俭。这既与艰苦朴素的传统文化有关，又与小时候的穷困脱不了干系。她不舍得吃，不舍得穿。有一次我与她逛三站市场，她挑中了一件上衣，仅花了三元钱买下。走到半路，竟又回去退了。她就是这样的人，她从不乱花钱，花钱之前总会掂量来掂量去，一分钱能掰成两半花。后来生活条件好了，女儿常给她买各式各样的新衣服，她不舍得穿，整整齐齐叠放在柜子底，身上总是那几件旧衣服。

二妹对父母也很孝敬。父母年龄大了，二妹常回去照顾他们。后来父亲患了脑梗，那时妹妹们还在上班，刚刚退休的二妹把父亲的吃喝拉撒全包了。晚年的二妹迷上了听保健课，只要哪儿有讲课的，她一准去听。她有高血压、糖尿病。我一直担心她后来出现严重的糖尿病并发症，与她听信那些所谓专家宣传的不吃西药、改吃“绿色保健品”有一定的关系。今年，72岁的二妹溘然长逝。呜呼哀哉！五朵金花先折一枝，我永失吾妹。

人说“生当如夏花般热烈”，但二妹却像一株默默绽放的冬梅。她的人生朴素淡雅，却别有韵味。